

老交警写了4本“警察的故事”

愿少一点成见，多一点理解



宁波市公安交通警察局的“笔杆子”陆明光，在年前写完了他的第四本书——长篇纪实文学《女片儿警》。

这位从业30多年的老警察，为了写作，常常起早贪黑，废寝忘食。在已是北大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在读研究生、宁波作协会员的女儿看来，父亲的创作热情远高于自己，日复一日的夜晚，一个人在书房里，盯着电脑一个一个敲字。

4本书的主题只有一个——警察的故事。

一开始是为了歌颂这个群体中的先进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初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陆明光说，他想通过这么一个或者一群人，反映警察真实的生活和工作状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。

“具体了解什么呢？”我们问他。

“怎么说呢？就是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，都是好人。”他摸摸头，一笑，“虽然有时候困难很多，但是，我们在尽力把事情做好。”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陆明光(右)在向小学生赠送自己的作品——《平安梦》。(资料图片) 记者 王鹏 摄

曾经的来来往往，好像都在自己的掌控间

春节7天，陆明光在街上执了两天勤，其余5天，猫在家里看书写稿。

朋友约他出去聚会，电话里开玩笑：“春节总不用去贴罚单了吧？”他呵呵一笑。

常被这样调侃，他也习惯了，但心里还是有几分别扭。

30多年前陆明光进入这个队伍的时候，感觉“那是一份多么光荣的工作啊”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，机动车还是稀缺物种，宁波中心城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，遍布大街小巷的监控摄像头还没有出现，陆明光的工作就是在西郊路（现在的中山西路）长春路路口的西门岗上，控制信号灯。

没错，那时的红绿灯是人工控制的，主要路口一般配两名交警，一人站在道路上维持交通秩序，一人站在高高的岗亭上，根据路口的流量，用一只饭盒大小的控制盒来操控信号灯。

“那感觉……”他眼睛微微向斜上方望去，得意一笑，“就好像在指挥一个交响乐团，视野之内的来来往往，都在自己的掌控间。”

由于机动车很少，那时陆明光每天处理最多的“事故”，通常是自行车之间的摩擦。

他记得有这么一个雨天，两辆自行车碰到

一块儿，骑车的两个年轻人（一男一女）吵了起来，一群人围在那儿，竟然还引起了拥堵。

他一去，两人就不吵了，都说让警察评理。他把两人叫到路边，一番教育，围观群众都给他鼓掌，说警察讲的就是有道理，最后两人平心静气地修车去了。

再后来，早晚高峰值勤的时候，他常看到那两人一起骑车出双入对，他感觉，自己大概促成了一桩好事。几年后，有一次他在民光电影院偶遇这对年轻人，果然，两人已经结婚，还有了自己的孩子。

人来人往的路口，大大小小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。马路上，有问题的地方就有交警，他们解决纠纷、拾金不昧、助老扶幼……

那个时候的孩子们还喜欢唱：“我在马路边，捡到一分钱，马上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。”陆明光说，孩子们真的会交过来，而且是带着一脸的崇拜和信任。

陆明光从小喜欢写作，作为有心人，他把马路上的故事写下来，投给报社，让同行们成为许多“正能量”新闻的主角。

回过头来想，那大概是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
警察抓的是坏人，交警罚的却常是好人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陆明光调到车管所工作。当时到车管所上牌的汽车很少，通常都是摩托车，而且每天都排着长队。

几年之后，中心城区“禁摩”。1996年，陆明光调回市交警支队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机动车和机动车驾驶人以几何速度猛增。进入新世纪后，私家车如潮水般涌入普通家庭，城市道路交通状况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拥堵和事故也成倍增长。

早晚高峰，加上恶劣天气，只消一场事故或一个不恰当的红灯，车流就会由缓慢前行变为蠕动，甚至完全停了下来。虽然大街小巷有了随处可见的电控信号灯和监控探头，但交警的工作压力与日俱增。

2004年，随着交通法的实施，处理交通违法成为交警的重要工作之一，俗称“开罚单”。据统计，我市交警部门一年要处理数百万起的交通违法行为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相当于每个宁波人都让交警罚了个遍。

“警察抓的是坏人，可是我们交警罚的却经常是好人。”陆明光在他的第一本新书《一路上有你》中写道。

陆明光的同事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两难：医院门口的路道上，一溜全是违停的车辆，罚单贴还是不贴？有好几次，他看到被贴了牌的车主跳着骂交警：“你们有没有同情心啊，你们家没有老人孩子啊，你们家人不生病啊？”

“交通警察也是人，每个人千差万别。”陆明光写道。

谁都知道高峰时段，医院附近停车位严重不足，看到那些举着树杆在外面挂水的孩子，那些在家人搀扶下步履蹒跚的老人，谁都会不忍心；

有人会选择手下留情，但是，你也不得不听到另一方面的声音：违停造成拥堵，会让救护车出不来也进不去；违停占据了非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，会逼着行人和电动车走机动车道，因此酿成的事故举不胜举……

多年来，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与壮大，和其他地方一样，交通拥堵渐渐成为多种“城市病”中最突出、最显而易见的难题之一。为什么堵塞和违章会成为城市不可摆脱的一种属性？到底是车太多了，还是路太少了？是交通管理太滞后，还是城市规划不够有前瞻性？谁对？谁错？陆明光觉得，以前人们总是习惯把人分成好人或坏人，在之前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里，警察总是以万能的英雄面目出现，让人们寄托了太多的希望。但是，看的事实稍多一点，换个角度想一想，很多事都不是警察可以管的，就不会那么快地赞美和谴责。

他以前看过一本城管写城管的书，里面有句话印象深刻，觉得用来说交警的处境也合适，“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，只有各自冲突的需要和矛盾”。

3 执法，不是硬着心机械地按规矩办

时代不同了，陆明光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，关于交警那些细枝末节的“好人好事”不再那么容易见报了。也许，是因为习惯成自然；也许，是因为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原来的“好事”变成了“份内之事”。

但依然有很多交警的故事在打动着读者，比如《一路上有你》的主角叶斌。

叶斌10年处理11万起纠违无投诉记录，陆明光替他算了一下，就算全年无休，至少每天要处理交通违法30起左右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异议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

他跟踪采访这名全国优秀民警、一等功臣多年，渐渐摸出一些门道来。

在海曙镇明路上，叶斌拦下一辆载人的电动车，坐在后坐上的女士是名孕妇。“男人嘴一歪，说没零钱坐不了公交。叶斌自己掏钱给他，还告诉对方要怎么做公交车。”这样太危险了，男人要对老婆负责。”

同一天，另一辆电动车上坐着一对老夫妻。老人很不高兴，说是好几个银行网点都没有开门，只好骑着电动车到处找。叶斌用对讲机联系了同事，让大家帮忙找找附近开门的银行网点，很快找到了，夫妻俩心平气和地走了。

叶斌说，处罚时考虑三个问题：一是想想他为什么违法？二是想想他必须受到处罚吗？三是处罚后想想他还需要什么帮助？

这对陆明光启发很大，他在执勤时，也会仔细地想这些问题。

城市化还在进行之中，交通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建立规则慢慢成熟的过程，但执法不是硬着心机械地按规矩办，处理矛盾的办法也不是将干脆用力将绳子一拉两断，而是找到症结，慢慢解开。

当然，还是会有人不理解。处理违法的时候，有人冷笑着问他：“年底要多开罚单吧？不然你们发不出奖金了吧？”

陆明光一遍又一遍地解释，交警的奖金来自财政拨款，收支两条线，和罚款不搭界。年底的专项整治力度确实会更大，那是因为每到年底，街面上的人流车流更多，发生事故的概率也更大，因此更需要大家遵守法规。

只是，很多人并不信，大家对交警还有偏见和误解。

陆明光想，有必要好好地写写叶斌这个先进典型，同时借这个机会来写写包括叶斌在内的所有交警的处境和想法，也许会赢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。

4 愿少一点成见，多一点理解

除了《一路上有你》和另一本写交警的《花艳文明路》外，陆明光还将视野扩大到另一群一线民警身上，关于高桥派出所的《平安梦》以及写社区民警的长篇纪实文学《女片儿警》已陆续出版，都是宁波市文艺创作重点项目，深受好评。

有评论说，陆明光的文字，“大量浸润着作家真切感悟过的颇具感染力的行为、话语和心理的细节，完成了对主人公的塑造，在读者面前竖立了一个大写而真实的人”。陆明光说，他不吹捧，不拔高，努力塑造出一个个真实的人物，希望有更多的人理解这个群体。

陆明光通过一件件接地气的小事写基层民警的故事，比如广场舞大妈与居民之间的矛盾，民警夹在中间两难，千方百计地在其中找到平衡点……

他认真描写女片警在事业与家庭中的两难，明明答应好了儿子周末去雅戈尔动物园，可每次临到周末都有工作安排，一次次爽约成了这个家里的“雅戈尔定律”。虽然儿子很懂事，也很理解她，可是在处理问题少年的时候，女片警的内心有事也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——我儿子会不会也觉得母亲忽视了自己？

为了工作放弃陪家人的时间，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以为然，但这就是警察的真实生活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很多事不容选择，有困难，他们要上，有委屈，也只能自己抗着。这是职责所在。

陆明光说，他还会写下去，主题还是会是警察的故事。他希望那些大大小小的故事可以让读者停下来想一想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别停留在概念和成见上。警察和群众不是对立的，出现矛盾的时候，都要有诚意去倾听对方的表达，把意见和矛盾一一陈述。也许在达到理解和包容的时候，事情的化解之道也就出现了。

